

(一) 撒奇萊雅文學之星－李秀蘭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何政哲

職稱：博士候選人

訪談者簡介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 藝術家 傳藝師 耆老 歲時祭儀

創作文體非常多元，有散文、新詩、童詩與兒童文學

姓名：李秀蘭

族名：(羅馬譯名) Lisin

族別：撒奇萊雅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45

居住部落：花蓮縣吉安鄉根努伊部落

受訪者簡介：

李秀蘭畢業於花蓮教育大學國教所，主業為國小教師，但長期以來對文學十分有興趣，閱讀與寫作是她最大的興趣。李秀蘭學生時期即熱衷文學創作，作品有散文、新詩、童詩與兒童文學，為各類創作首獎的常勝軍，包括東區青少年文學獎、蕭毅虹文學獎、教育部 98 年度族語文學創作獎，99 年更獲得台灣文學獎－原住民漢語報導文學金期獎之殊榮。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地點：花蓮縣花蓮市自宅

訪談者：何政哲

受訪者：李秀蘭

紀錄者：何政哲

【訪談說明】

訪談價值：

1. 教師兼文學家
2. 從小喜歡閱讀與寫作，多次以不同筆名投稿各大報刊
3. 2010 年以〈親親小奇萊〉獲得台灣文學獎之殊榮

訪談過程描述：

受訪者從小就對文字很感興趣，因為父親是鄰長，所以有報紙可看，沒想到卻開啟她的文學之路。在小時候培養出閱讀習慣後，長大一有時間就往讀書館跑。李秀蘭不僅閱讀書，也開始閱讀人，把當中的情感轉換成文字，所以周遭的

一草一木或者一隻狗，都可以成為她的主題。對於未來，李秀蘭把撒奇萊雅與原民文化作為其創作重心，開始以母語創作，希望寫一些為發揚原民文化，又帶有正面與發人省思的作品。

【訪談內容】

訪談者：我們正式開始我們的訪問。請妳自我介紹一下。

受訪者：我漢名叫李秀蘭。

訪談者：族名呢？

受訪者：族名叫 (族語00:18.02)， (族語00:19.28)。

訪談者：(族語(00:19.41))。

受訪者：(族語00:21.40]。

受訪者：這是豐年祭的意思，因為我是八月出生的。這個名字其來有自，因為我的曾祖母就叫(族語00:32.16)。原住民本來就是子父連名，這個名字會一直在這個族群、這個家族裡面重複出現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具有慎終追遠的意思。(族語00:42.82)我曾外祖母很溫婉、好客，我爸爸希望我的個性與她相同。在之前我其實是叫(族語00:54.49)，後來才改成曾外祖母的名字 (族語00:58.46)。

訪談者：那(族語00:59.73)是什麼意思呢？

受訪者：海膽。

訪談者：海邊的海膽？

受訪者：對，因為海洋民族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像我先生叫 (族語01:06.14)，海螺的意思。

訪談者：哦。

受訪者：大海螺，知道嗎？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取(族語01:13.26)這個名字，是因為這個人的個性可能比較情緒化、較兇悍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媽媽說已經很愛哭，個性也不怎麼好，再取這個名字不就雪上加霜嗎？又是第一個女兒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此討論之後就變成 (族語01:38.14)這個名字。

訪談者：名字是在小時候換的嗎？還是什麼時候？

受訪者：因為我的姑姑都嫁漢人，所以我中間的名字一直叫小蘭，後來我在耕莘文教醫院開始認識一些文學界的朋友、同好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有人就問我妳怎麼沒有原住民的名字？我心裡想我應該有原住民名字啊！所以才問爸爸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爸爸說叫 (族語02:11.88)。媽媽說不對不對，是叫(族語02:13.44)。在他們爭吵討論後才知道我有兩個名字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在火神祭的傳說裡頭目的太太就叫(族語02:24.90)，(族語02:26.39)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因此肯定我是(族語02:29.41)的後裔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為什麼叫秀蘭呢？在原住民地區裡面，很多人都叫秀蘭。因為我有三個兒子，因此有了秀蘭媽呀的外號。

訪談者：變成媽了。

受訪者：對，變成媽了。好聽一點叫秀蘭瑪雅，那個很會唱歌的歌手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的同事都叫我秀蘭瑪雅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，原來如此。

受訪者：對阿！

訪談者：來談談你的創作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對創作有興趣？又哪時候開始正式的寫這些？

受訪者：學生時代。

訪談者：學生時代就開始了？

受訪者：嗯，我爸爸那時候是鄰長，因此我們家有新生報。

訪談者：台灣新生報？

受訪者：我家不是好的讀書環境，爸媽連小學都沒有畢業。從小我就對文字很有興趣，剛好我家有新生報，無聊沒事就從頭讀到尾，其他人出去玩的時候我就讀報，自己查字典斟酌報紙的意思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注意到報紙上有人名。我一直以為報紙是.....

訪談者：新聞？

受訪者：是寫重要的事情，怎麼會有人名在上面呢？比如說記者何XX報導。報紙裡頭的小品文、短篇新詩等都很有意思。在看完報紙之後，發現有投稿專線，覺得有趣的狀態下開始去注意這些事，並且和同學、學校借書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變得愛看書。

訪談者：看報紙是國小時候的事嗎？

受訪者：嗯，國小

訪談者：國小的時候就有這個興趣了？

受訪者：開始對其他人所寫的作品產生興趣，也因此會注意到某些作者，我特別喜歡他們所寫的文章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就像是口味，有人喜歡重，有人喜歡淡。

訪談者：現在你還記得有誰的文章呢？

受訪者：不太記得了，只是會覺得有些名詞很特別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都會問我最小的姑姑，她大我十歲，我跟她最要好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我都會問她那些字的意思，或是說哪些字很特別。那時候沒有適讀年齡的分級限制，所以我幾乎都讀。有的報導很血腥、情色，我不了解意思，就會問我姑姑，可是我覺得我姑姑好像也答得不是很對。因為我讀太多書了，可能層次上就比她多瞭解一點，因此我就會去圖書館找答案，結果圖書館的書跟報章雜誌更多。花蓮市圖書館離我念的明廉國小很近，我幾乎都往那裏跑，我大概國中三年都在那裏，可以說是我的老家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那時候開始寫筆記。國中其實很忙，每當我念完一課就會寫自己的心得感想。我也會做白日夢、暗戀老師或同學以及同學的情書等，開始寫一些註記。念師專時開始增加投稿的數量，因為我爸爸說：念那個學校不用付錢。我念國中的時候很痛苦，連便當錢都要不到，就常常早餐沒吃，午餐沒帶便當，一直餓到吃晚餐，那時候時常早午兩餐都沒吃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爸爸一聽說讀師專不用付錢，一出來就有工作。太好了！一定要考上師專，所以我就去讀了師專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後來知道師專不好考，是因為整所國中只有我和第一名兩個學生考上。那個第一名現在在新北市泰山，而我分發到新北市永和。

訪談者：嗯，妳還記得第一篇投稿的作品嗎？

受訪者：忘了。

訪談者：忘了。

受訪者：對，我只記得我回家時，我姑姑說李秀蘭，更生日報有妳的名字耶！其實發表出刊和當時投稿的時間隔了好久，我已經忘了，寫作的人是寫當下的感情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年輕吧！像很多事情很深入，不容易忘記。年輕時的我是多愁善感的，想法日新月異，今天這樣想，明天就不見得一樣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有時候情趣會跟著天氣變化，哈哈！所以她跟我提那篇文章，我說對，是我寫的。但是我其實已經忘了當時的感想。我連蘆葦都可以寫，一根小草、一朵小菊花，甚至一隻狗，我都可以寫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嗯，對啊！

訪談者：在師專的過程，投稿變成一個常態嗎？

受訪者：嗯，對啊！

訪談者：是常態喔！妳說妳的作品什麼都可以寫，妳是如何培養這個觀察入微的感情、感覺或是創作靈感的呢？

受訪者：那時候最大轉變是什麼你知道嗎？是發現閱讀書籍已經不能滿足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此開始閱讀人。他的一個微笑，一個眼神，那時候應該是情竇初開了，甚至他是一把小提琴，隨意拉出一首音樂，我都會動容，都可以發揮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現在想一想覺得那篇文章沒有留下來真可惜。不是寫過就是像衛生紙丟了，因為我覺得那是我的成長的足跡，沒有值得留下來的必要，當下的感情覺得就算了。

訪談者：那是算自我表白或情書嗎？

受訪者：恩，沒有情書啊！

訪談者：沒有情書？

受訪者：就是自我表述。表示我愛過、我暗戀你，你的一舉一動每天的所有的小細節都會牽動到我的情緒。我那時候曾暗戀一個同學，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好笑，哈哈！就白白淨淨的，會拉小提琴。我對於學音樂的人，特別有好感，因為我喜歡音樂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不是學音樂的人，可是我沒有辦法聽到彈錯的音樂，只要錯一個音我就受不了！所以人家說我們家那個老二，音準很好。有時候沒有特別說明，因為我覺得我就是那種人，就是那個聲音你不會忘記。我是聽覺型的，只要彈過之後，在任何一個場合我都可以哼出來。那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我應該學音樂，可是一堂課要六百塊，我們家沒有財力提供我學音樂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幾乎不用看譜，後來我發現我們家第二個小孩也是這樣子。他居然不看譜，老師彈一次他就彈了，就是直接抓感覺直接試。我就是那種人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其實是很懶得看譜，因為我是憑感覺做事的人，所以聽到對自己喜歡的音樂，聽過就不會忘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對那個男孩子喔！就是那種感情，不是外表的，是一種內在的，不知為什麼就特別喜歡。而且只有他拉小提琴的那個剎那我才喜歡他，其他時候我是覺得他so so啦！哈哈！

訪談者：可見妳是一個非常感覺化或者是感情化的一個人...

受訪者：對，我開始閱讀人，然後閱讀我的爺爺、奶奶、同學、老師，看書，那變成我的樂趣。其實我成績不是那麼好，因為我只讀我喜歡的東西。我喜歡的東西就一定是第一名。我們家老大個性這一點就很像我。我只要想要，就一定要第一不要第二。有好有不好，其他的不及格我都無所謂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只要讓我過就好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我的個性蠻極端的。我喜歡運動，我會閱讀那種會運動的人。

訪談者：那妳在閱讀人的中間過程有發現了什麼嗎？應該會有不同時期或是在閱讀的人次數越來越多的時候...

受訪者：嗯？

訪談者：妳的發現或者妳的感觸是完全不一樣的？

受訪者：嗯，不一樣，我就樂在其中。

訪談者：那...

受訪者：我喜歡跟人相處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這中間的過程可以分為？

受訪者：老，中，少我都喜歡，可是那時候比較喜歡年紀大一點的人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覺得我跟年紀大的人比較能夠交談的原因，是因為我能夠深入、入微。我覺得我的生命歷程就是我能夠在他的內心的底處，去發現他整個人生的內在和意義。這也可能是我的優點，也可能是缺點，就像一個演員一樣。一個演員能夠成功，就是因為他能入戲，把那個人扮演好。我常常就這樣，活在他的悲傷和快樂之中，有時候會變成不可自抑，會覺得我好像愛上他了。其實，我是愛上他的人生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媽媽跟我講，我在說別人壞話或我不高興的時候，她跟我講這句話我馬上就閉嘴，因為我懂她的意思。每個人都有他生命深處不可知的祕密。或者是，你不可能重複過他的那種生命的經驗，那是很可貴的！這是任何一個作者都想做到的事情，可是有時候作者卻沒有那樣的生命經驗，寫不出來。可是你經由閱讀，卻閱讀到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這是最喜歡的事情。我覺得我師專生活其實蠻兩極的，一方面喜歡跟人相處，去閱讀他。一、兩個單獨，我不喜歡一群，因為我要閱讀他，可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我在閱讀他。另外一方面我又喜歡孤獨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喜歡孤獨。對。

訪談者：這是兩個極端。

受訪者：對，兩個極端。所以他們要找我常常找不到我，呵！玩伴的時候，我不想玩了。不想玩有很多原因啊！就是我想獨處，想要沉澱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想逃脫。

訪談者：為什麼會想這樣子呢？

受訪者：會痛苦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相信人生是痛苦的，十之八九是在痛苦的，所以我要逃脫。因為我比較喜歡快樂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自在，然後正面。通常閱讀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我就會離開，所以有一陣子人家就說我很濫情。哈哈！因為他們會認為當我跟一個人很要好的時候是在談戀愛。其實我不是在談戀愛，是在跟自己談戀愛啊！那時候會因為覺得讓別人誤解而感覺很痛苦，所以我覺得鄭進一，哈哈！他是不是多了一個靈魂？其實他是跟我一樣的，愛的其實是自己。只是你了解他，去認識他，也愛他，可是那個愛不是那個愛，跟那個愛情的愛是兩碼事。呵呵！真的是兩碼事。所以我就很清楚，跟人家當機立斷，不要讓別人誤解，就是當你投入的時候要早他一步離開，不要傷到他，是一種學問。呵呵.....

訪談者：這是，這中間應該會有很多糾葛.....呵呵！

受訪者：我就覺得我年輕的時候，太精采了，嚇死我了。現在我都很害怕我兒子會這樣子。哈哈！傷很多人的心，自己也被傷心。

訪談者：那個...

受訪者：不過這個經驗是很重要的。

訪談者：妳可以簡述一下妳如何去閱讀一個人呢？

受訪者：聊天。

訪談者：聊天？

受訪者：就像我這樣跟你聊天。

訪談者：嗯

受訪者：會越聊越多，甚至把心事都講給你聽，會信賴你，我也信賴他，可是變成你很難建立一個共同的基礎。那一定是不一樣的，那種投入是不一樣的。因為他不知道。

訪談者：難怪會有很多情書。

受訪者：對，哈哈！不能說很多情書啦！就是，就是...

訪談者：情愫。

受訪者：對，情愫。

訪談者：好。

受訪者：然後，我覺得到最後變成他肚子裡面的蛔蟲，有時候甚至比他自己還了解他。我跟我公公相處一年也是這樣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們雖然不常在一起，可是完全知道他要做什麼，他為什麼要這樣做。他甚至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時候，我可以告訴他。我很害怕我變成這樣，當我比他還了解他自己的時候，其實，他的痛苦會變成在我身上。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我們不是愛情，也不是友情可以解釋，也不是父女之情。那很難解釋的！你知道嗎？變成太複雜了，我就要趕快抽身。我想任何一個作家寫到最後都會變成這樣。張曼玉也是啊！演《阮玲玉》入戲太深，之後幾乎要走上自殺一途。我可以了解，因為我就是這樣，所以很怕。

訪談者：所以抽身的速度是你們很重要的一個考驗？

受訪者：對，妳要趕快逃離開現場，有時候都倉皇而逃。呵呵！要逃。

訪談者：有逃離失敗的經驗嗎？

受訪者：有。然後你會很痛苦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也很高興我有這樣的歷程，我最後還是有全身而退。雖然已經是傷痕累累，但那個經驗是難能可貴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至少沒有結束生命還不錯啦！呵呵！還可以笑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那觀察人的模式與歷程，對妳在寫作來講，應該是非常重要的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妳有把它應用在妳的創作上面嗎？

受訪者：有啊！

訪談者：嗯哼！

受訪者：那時候是多產作家，什麼都寫，什麼筆名都有，甚至有的忘記了，都亂投一通。

訪談者：妳最多的時候曾經投哪些？可以舉個例子嗎？

受訪者：同一篇文章用了三種不同筆名，結果三個報紙都登出來。嚇我一大跳！這下慘了！最好不要知道是我，要趕快搬家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所以我很怕這種事情會發生。因為妳投稿，很難講，可能會很多期，像是投這一家，可能一個月就出來；可能投那一家三年都沒出來，第四年突然蹦出來，所以那時候最困擾我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事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呵呵！你知道嗎，因為寫一篇文章出來，其實妳好像死過一次啊！

訪談者：要重生？

受訪者：對。那你藉由投的動作覺得你重生了。你要換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事情或去想事情吧！會希望這樣。

訪談者：那很多作家他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作品是因為.....

受訪者：寫作風格。

訪談者：妳覺得妳有沒有這種經歷？譬如說妳師專時期的寫作風格，或者到了後來出任教師好了，再後來.....

受訪者：不一樣啊！

訪談者：都不一樣？

受訪者：對啊！

訪談者：可以談一談這不同階段的風格嗎？

受訪者：很年輕那時候少年輕狂啊！呵呵！

訪談者：這是當然。

受訪者：自由自在啊！然後不顧事實的約束啊！隨便亂寫，可以寫得很瘋狂、很激情、很隨意，甚至很隨便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出口罵人罵得很髒也無所謂，那種自我表述的時代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畢了業之後，有一個道德的枷鎖在你身上，那是不一樣的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不能隨便穿衣服，話不能隨便亂講，因為要開始對自己的行為負責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食衣住行育樂全部都得負責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為在異地，思鄉的情切也是非常多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那時候寫思鄉的時候比較多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步入這個階段後就開始談戀愛了，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不同的交往的對象，很難說。曾經有人問我到底交過幾個男朋友，我真的記不得。因為我沒有辦法分辨，什麼叫男朋友，什麼叫同學，什麼叫做師生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大多是出自於好奇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想要認識你這個人。

訪談者：嗯。在閱讀人的時候，就產生.....

受訪者：就好像那麼多書，為什麼讀這一本？你想說，今天想讀鳥類，那明天呢？卻想看烏龜，呵呵！

訪談者：嗯，呵呵！

受訪者：我就是很多向化、多樣化。

訪談者：所以在別人解讀的就變成，妳.....

受訪者：濫情。

訪談者：濫情，多情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但實際上這只是妳的生活的一個的方式而已。

受訪者：對，我就是閱讀書一樣，今天為什麼你不曾說我濫讀呢？和人交往，人就是很複雜的事情。所以要做到收，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。

訪談者：不可能收放自如啦！在感情這種東西。

受訪者：我可以收放自如，可是對方不見得可以收放自如，是我變成要挑對象。哈哈！要小心他容易受傷，要小心他的個性非常的(族語20:56.05)，要小心他的父母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所以妳挑書的功力越來越強了嗎？

受訪者：對，越來越厲害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然後要學會”放”，收放要很快。

訪談者：這也是為什麼妳對各種星座想去了了解的關係就是.....

受訪者：比如說我適合射手座。哈哈！射手座、牡羊座，這種風象星座，對不對？

訪談者：不是，射手、牡羊不是風向。

受訪者：有的是土象，我不適合跟土象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適合跟風象還有什麼象？

訪談者：風象是，是水瓶，天秤跟雙子。

受訪者：雙子。

訪談者：對，所以應該.....

受訪者：雙子我也不錯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牡羊也不錯，大吵架傷一下就OK了！射手座本來就蠻多情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然後也很會玩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也很愛玩，講話也比較隨意自在。跟處女座就要小心一點，但我跟處女座的感情是維持最久的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那是細嚼慢嚥型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嗯，然後也是入微型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他不容易交朋友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他可以交到我這種朋友，他通常都不會放手，我就要小心傷到他。他這輩子都會記著妳，他說的每句話，其實妳忘了；他寫的每一張卡片，大概想了三個月送給妳，然後我隨手就丟了。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真的忘了，還在計程車。我現在都還記得，都要小心卡片不能隨便丟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可能就變成挑剔吧！喜歡就喜歡，不喜歡就丟了，呵呵！

訪談者：嗯哼！

受訪者：可是對處女座來講，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很小心。不像我們這樣多產，多量，很隨性隨意。可能放了兩年妳就忘了這篇文章是妳寫的，就想說這個作者怎麼這麼面熟？結果是自己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我以前是這樣寫嗎？

訪談者：哈哈！所以對妳來說，重生了很多次，重新取捨了很多次，然後閱讀。這中間的經驗或者是寫作功力與觀察，都應該是算成長吧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妳可以舉某一個、某一些妳比較還記得的題材嗎？妳跟妳的題材之間的相關聯，妳對這些題材的感覺，或者為什麼寫這些題材？

受訪者：要從哪個階段開始講？

訪談者：都可以。

受訪者：真的喔！念書的時候就白日夢比較多吧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作夢。比如說我看到《紅樓夢》，看《飄》，甚至看了《白牙》等很多作家。還讀了日本作家的作品《金閣寺》，蠻廣泛的但主要內容我都忘了。當我閱讀他的時候，我就會有自己的想法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甚至會去改編。通常會讀這些書，可能是你有一些相同的生命經驗。像在講《白牙》的時候，我就想起我小時候家裡養的動物、我阿公阿嬤帶我去打獵、我家的獵狗，那是有感情的。《金閣寺》最後作者把那房子給燒了，我就想起我家以前附近有一個農校有農舍，裡面養了很多豬、羊、馬。那一些環境都對我產生很深刻的影響。看《飄》，女生嘛，心裡總是有白馬王子。我還看《復活》，呵呵！你可能沒有學文學，就不知道。我覺得我那時候閱讀量太大了，那時候連師專的照片全部丟了

只有留下一張。

訪談者：看書嗎？

受訪者：對，圖書館的。我對它特別有感情，我總覺得大半輩子都耗在那裏最久，因為它給我最(族語25:11.84)。那個從一樓到四樓都被我讀光了，我大概什麼都讀耶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教育論叢、童詩，繪本也讀，英文季刊也讀，不懂也照看，去了解外國人寫作的想法。那個時候都是從別人的生命經驗中去回想自己的生命經歷。

訪談者：反射呢？

受訪者：嗯.....

訪談者：照應？

受訪者：不是.....

訪談者：(族語25:38.19)

受訪者：共鳴。

訪談者：共鳴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對妳影響最大的一本書是？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不一定要只有一本，可以兩、三本等。

受訪者：像我開始爬山的時候，劉克襄就影響我很多，我幾乎都在看他的書。那簡直是.....

訪談者：呵呵！聖經。

受訪者：對，那種生命的階段是不一樣的，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多東西會影響我。像現在我就看陳芳民，他在寫政論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又回到閱讀人了。可能因為受到我公公的影響，開始重新閱讀，人。而且跟政治開始有關，他帶我走進這一塊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會去重視、開始看這一塊，每一個階段都不同。回到我現在的話，我開始關照我的小孩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就開始喜歡想要寫，又回到以前剛教書的那個時候。那時候是還沒有結婚，可是我每天都童言童語。所以我現在跟我的小孩在童言童語。有三個階段，少年、童年、幼稚園，我每天都跟這三種不同階段的孩子相處。我的兒子，老大在看九把刀，老二在看《十萬個為什麼》之類的，怎麼做實驗。他上次還給我研究大便，臭得要死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老么要玩玩具、玩甲蟲。我就覺得，我在閱讀我先生，我覺得我每天都過得很複雜，不像以前那樣單純。就以我為中心，愛喝這一杯茶就是這一杯茶，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我今天要面對的四種不同的族群和我父母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為我父母老了，還有我婆婆、自己的妹妹和弟弟，不同的人生面向。還好以前這種基礎就建立了，使我現在還算游刃有餘。跟任何一個人相處，我就會投其所好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就是因為那種經驗，還有閱讀。雖然可能有些沒有經歷過，可能以前的閱讀經驗我覺得我經歷過這一段。

訪談者：很容易跟大家聊起來？

受訪者：對啊！上次有個人就是跟我聊他去浮潛。我沒有浮潛過欸，可是我在海邊玩過，也淹過。我想浮潛大概是這樣，就用這樣的經驗跟他談啊，也談得很高興。(人名)(族語28:27.48)

訪談者：哦，妳是跟(人名)(族語28:30.00)。

受訪者：我們也談得天翻地覆，聊捕魚、其他的，我都可以感同身受耶！很特別。因為他說潛水，他潛到那個三、四十公尺，對一個人已經是一種.....

訪談者：極限了？

受訪者：對，他可以再潛那麼深，我就開始想，會有那種感覺，我快要斷氣了。可是獵物就在你前面了，你要抓到那一隻魚，然後...我完全能夠融入！好特別的感覺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他的生命經驗也能變成我的生命經驗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很難忘。

訪談者：妳吸收的更快了，呵！

受訪者：對於小孩我就發現，第一個，要健康。第二個，你要讓他多方面接觸，就是我的閱讀經驗。其實我的成長環境沒有給我那麼多機會，可是那種鄉下的環境，還有書籍，花蓮市圖書館，對我的影響太大了，然後是師專時的圖書館。我現在在念慈濟的圖書館，呵呵！大概一樓二樓三樓，我都去讀，我就是強迫自己兩個禮拜後念五本，可是每一本我都沒有念完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報章雜誌、DM也很喜歡。怎麼這麼會推銷自己的食物？好厲害喔！推銷到自己也喜歡就是很想哭，很特別，後來我才發現那是他們生命最重要的東西。所以我現在對我自己寫作的醒悟就是，我以前寫是寫給自己

高興，高興就好了，管你怎麼想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我現在開始學會推銷，參加寫作比賽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為你已經變成你自己的一個Sales。我不曉得這種轉變好不好，可是我覺得，像是吳淡如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看她的東西，不是批評她，我覺得她soso。怎麼辦？真的很多這種，你說九把刀也是對我來講soso！所以李家同會這樣講：網路文章使你變笨，沒有錯！他跟我們那個時代是完全不同的人，就像你在看別人的作品，喝一杯茶，你就會去分辨，它是頂級的烏龍茶、高山茶、青茶、紅茶、綠茶，完全都在你自己。

訪談者：了然於胸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要當個sales不容易！如果說你要在這個網路時代的平台上，出賣你自己，其實是很容易。我覺得對李家同一定也都是很容易，我沒有他那麼高竿，可是我已經知道了。現在就是要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忠於自己嗎？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還是要忠於自己。

訪談者：被迫於環境？

受訪者：可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忠於自己。因為有的可能是他的成長環境讓他喜歡這樣賣弄。很好啊！因為那是他。而我，還是做自己好了，有一個水準，自己一定要喜歡。你要先感動自己啊！這杯茶如果不好喝.....

訪談者：你會向別人推銷嗎？

受訪者：對啊！

訪談者：但是，這個社會的現象，所謂的主流，不一定代表是好的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但是行銷或者是曝光反而成為他最重要的，而不是他的作品。

受訪者：對，而不是他自己。

訪談者：那事實上你說你忠於自己的話，你應該就不會走這條路了？

受訪者：總歸一句話，就是你要的是什麼？我要的就是很平淡，自由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要的生活就這樣，那有些人喜歡光鮮亮麗，喜歡掌聲，那又是不一樣的生活。所以我覺得年輕或是去玩過，玩遍之後，你最後才會知道你要什麼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對我的小孩就這樣，什麼都讓你玩，去感受，不要影響到生命就好了。連命都沒有了，就不用再談了。你要去飆車、泛舟、飛行都ok。我以前就這樣瘋狂了，我怎麼可以去禁止這些小孩這樣？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前提之下就是，我希望你安全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當身邊所有都歸於平淡的時候，你才會知道你到底要什麼。所有都是你被牽著鼻子走的，不是你的。像(人名)(族語33:35.05)也是。我就不喜歡閃婚或者是太年輕結婚，覺得他們最後都會認為婚姻是墳墓。其實婚姻是一種，人生的另外一個學習，長遠的學習，跟寫文章是同樣一件事。但是帶到不同的層面。

訪談者：不是觀察人嗎？

受訪者：你要維持不維持這段關係，不是一念之間，是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就像寫一篇文章都是要下很大的決定，最後是不是要工作也是，因為你要對很多人交代，所以我就越來越珍惜。寫論文我都亂寫，我還記得老師跟我講一句話，我那時候急著要畢業，念不下去了。老師就告訴我：秀蘭，你這篇論文就掛在這上面。我那時候不懂他的意思，但現在懂了！就是怕、擔心人家看到我的論文，所以更小心了，那字句會去斟酌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妳這樣有一個好處，因為不是專職，所以妳可以隨心所欲的寫妳想寫的東西。

受訪者：東西。可是我會希望留下來，不一樣了。

訪談者：那.....

受訪者：像以前東西你叫我留下來我還不敢留，也不見得記得。但是，如果真的要編輯成一本書，自己的書，我會重新整理一下，有些可能要刪掉，因為有孩子了，孩子會看。就好像有些人，她不再脫了，以前是赤裸裸的，無所謂，我很美嘛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我現在...呵呵！

訪談者：要包裝起來了。

受訪者：對，不是說留下最美好的部分，是你會留給後世什麼影響。這影響可能很巨大，也可能很微小，就是我要做好一個螺絲釘，要鎖好。

訪談者：那妳過去這麼多作品，想必很多都沒有保留起來吧？

受訪者：搬家就丟了，記得以前還有一本，我自己剪貼的，也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。曾經想要過整理，我看我學弟家裡的都弄成一本書，我也來弄。以前還寫過蠻多，我被色海影響，他也寫過很多文章。那時候也寫蠻多的，也沒有留下來，好可惜。

訪談者：那妳不會覺得很可惜嗎？

受訪者：可是也不會耶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更成熟，寫得可能會更好，也不好。就像是一直撿石頭，到最後一顆也沒撿到，所以我先生笑我。我就說我要開始正視這件事情，包括接受你的訪問，宣誓。

訪談者：那太好了！

受訪者：但是他也跟我講一件事，(使用族語講人名)(族語36:43.88)，可以輸但是不要缺席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勉強一下，什麼都給它做一點，也不能太差，人家說妳那個樣子也可以出來？總是要有點東西，去給人家衡量一下你這邊的舉足輕重，那你就開始寫了。當你什麼都沒有，跟人家這樣擺一擺，看起來就是沒有讀書的樣子，也敢拿出來？

訪談者：妳創作的題材有很多，有散文、詩。最近呢？去年的台灣文學獎，妳是寫報導文學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那報導文學跟之前的作品又是不一樣的東西……

受訪者：那是我第一次寫報導文學。

訪談者：當妳在寫報導文學的時候，面臨了什麼樣的挑戰或者什麼體悟？

受訪者：我是去年暑假寫的，當時很忙亂，哈哈！但是就像我說的，那個階段我就想說，我都過這麼多暑假了，我總要有一點意義吧？也不是生命上的什麼意義或是生活上的意義，就好像覺得應該留下什麼東西。剛好參加一個文學營，看到我們原住民的作家在分享。我就那時候碰到(人名)(族語38:13.21)，之前我就讀過他的書，老實說我那個時候並不是很懂他為什麼這樣子寫，他就在寫他的生命經驗。也讀一些(使用族語講人名)(族語38:31.30)，是嗎？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他寫得很深刻。讀(人名)(族語38:38.29)的新詩，大概那時候把原住民的作家都讀完了。

訪談者：呵！

受訪者：那三天我都坐在後面，其實沒什麼在聽人家怎麼分享，都在後面看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就越靠那個作家越來越近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就閱讀他們，然後就有一些想法，回來之後，房子在整理，小孩也在忙亂，於是帶著我的小孩在做華碩科教獎。那都是同時期在做，也寫文章。我已經忘記我那時候為什麼要寫了，真的忘記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是覺得我好像要做某些事情，然後我要把它做完這樣。沒有想到要做好，就是把它做完。一切都很忙亂，就劈哩啪啦打，所以錯字蠻多的。一下是我小孩，一下是我媽媽。那時候我媽媽跟我爸爸還有發生一些事情，我媽媽還住在我家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要應付她，也不是說應付，就是與她相處，還有一個小孩，一歲多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真的很忙亂，可是就是一個堅持，覺得我好像就是該寫些什麼東西。參加那個文學營之後，我就覺得應該找回我原來的那枝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那應該是我要的生活。我一直在閱讀，可是我好像沒有把這枝筆拿起來，再繼續寫下去。好幾年了，這幾年的復振運動我幾乎沒有再寫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都是一些殘篇斷簡，都很可惜。有的幾乎快寫完了，有些就是只有寫一些，我常常都會寫在筆記本裡面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有時候是貼紙，正要寫，當時過境遷，又沒有寫完了。我看那筆記本裏面有二、三十篇有。

訪談者：這麼多？

受訪者：我這次去領獎，旁邊坐著周芬伶，我回來就開始閱讀她的文章。上個禮拜才剛還，還因為忘記書被罰款，(族語40:52.74)，一本就被罰五塊，我被罰六十五塊。一次借五本，只閱讀了她的兩本書。她就曾經講到你要成為一個作家，就要犧牲很多東西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就很高興，我找到為什麼我都寫不完的原因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因為，我犧牲了太多自己。可是就像你說的，也不能怨嘆，因為這是你選擇的啊！

訪談者：OK，好。那...

受訪者：有一天吧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哈哈！反正那個東西還在那裏。

受訪者：嗯，它都在那裏等著我。

訪談者：對。

受訪者：我知道在那邊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講到為什麼寫？後來時間到了。

訪談者：要交稿了。

受訪者：我還在那邊拼拼忙忙的，剛剛那篇、那篇到哪裡去了？東存西存，因為小孩一來，我就忘了存在哪裡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只記得要趕快印出來，因有字數的限制，我就把它全部印出來。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慌慌張張，我先生還罵我，還不知道談了什麼事情。然後我的文章稿件到處放，心裡想，放錯也沒有關係，先把它投出去，算是對自己的一個.....

訪談者：交待？

受訪者：放了一個暑假的交待。

訪談者：所以這是一個暑假？在這麼忙碌的時間下所完成的作品？

受訪者：其實中間其實是醞釀很久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前面就有些殘篇斷簡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把它撿回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再繼續把它做完。

訪談者：就是眾多殘篇斷簡中...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所以他說怎麼好像都沒有連段？那當然...

訪談者：哈哈！

受訪者：因為，中間的有些不知道在哪裡.....要自己去找一下，哈哈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已經這麼多年的時間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(族名)(族語42:43.83)也四歲了.....

訪談者：哦！對。

受訪者：加上前面所跑的，差不多八、九年了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其實還很多。

訪談者：那妳之後的寫作，會有意的跟(族名)(族語42:57.64)做一個連結嗎？

受訪者：應該會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就像我剛剛說的，我想留下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那我希望這留下是有意義的，而且是正面的，正面的意義要大於負面的意義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就像我對我自己的學生要求一樣。因為負面意義怎麼寫都負面，可是正面的意義，卻具有啟發、振奮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影響。

訪談者：那妳之後，有什麼計畫跟展望嗎？

受訪者：我最近想要寫童詩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或是少年小說，因為我兒子在念九把刀。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貓戰士，哈哈！我不是說他們不好，只是我會比較喜歡他看《納尼亞傳奇》之類的。可是他們卻讀其他的，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只是我比較古板。就像他們在說那個李家同一樣，我希望他有一些文學素養好嗎？呵呵！不是批擊、批評那些作家，真的不是。是因為我身為一個母親，又是教育現場最前端的人，我當然希望.....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們的下一代是.....呵呵！很正當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不要說正當不正當，就是很正當的，很正面、樂觀、積極的，那樣子。我沒有看過他的文章，只是看到他的演講，嚇我一大跳！哈哈。

訪談者：或許妳應該看他的文章，會更好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如果有看的話...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其實妳剛剛講說童詩，或者是少年..

受訪者：小說。

訪談者：小說之類的作品，妳可能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妳想寫給妳小孩看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但是，妳專門為自己的小孩去寫作的話，這中間可能會不會有一些細節.....

受訪者：落差。

訪談者：對。

受訪者：一定有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我就把面向放寬了，很難下手的原因就在這裡。每次寫完一段我就要修改一大段。

訪談者：呵。

受訪者：可能寫一段就要修改九次以上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嗯，剛剛不想要說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：迎合。

訪談者：對。

受訪者：時代的主流是什麼？然後，現在的青少年的口味是什麼？是我在這裡做掙扎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想要影響力大，就是所謂的迎合？還是做自己？

受訪者：當然不是……

訪談者：掙扎？

受訪者：對，可是我最終還是要選擇影響力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不知道。因為現在做什麼事情，不像年輕一樣，可以不用負責任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誰寫的不重要，反正我寫過了。呵呵！我玩過了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你可以不用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，可是現在不是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應該是說現在比較有考慮到責任感，還有道德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能自己也被這方面束縛，也不能濫情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(族語01:54.24)，就僅於欣賞；發乎情，止乎禮。呵呵！反而現在束縛比較多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所以可能要再一段時間的沉澱和醞釀，會比較完整，也可能會比較可以達到我所謂的那一種層次和理想。

訪談者：那妳有預計妳哪時候會……

受訪者：我有問過(族語，人名)(族語02:27.71)他說一年出一本，我說那是你退休了，才一年出一本。呵呵！我說我十年出一本就要偷笑了，還一年出一本！我是覺得還是要有自己的水準，看那麼多書後，你就會知道，為什麼別人的書可以流傳的這麼久，我就是這樣子認為的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要它是值得被留下來和被值得記憶的，這樣子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不一定要推崇，但是我覺得它是有意義的留下來。像《飄》，故事的情節其實在每個世代都有，他卻寫了出來，然後穿越了三個世代，再去寫。我覺得外國人的文筆，其實我不是那麼欣賞。可是它們為什麼被值得留下來？就是覺得很不錯！像李白，一首詩，月光下，那床頭明月光，就這麼簡單的四段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影響至今！很美，它很正面，發人深省，我就喜歡這種東西。我很呆板，對不起。

訪談者：所以從過去的年少輕狂到現在，妳已經想要有一個.....

受訪者：嗯？

訪談者：發人省思的影響力的作品，類似.....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這中間的過程是轉變非常之大。

受訪者：那當然，也老了好嗎？呵呵！

訪談者：可能是在閱讀無數的人和書之後，還有考慮到現在的家庭環境產生了一個...

受訪者：對啊！所以沒有想到那麼多。暢銷不暢銷都不是重點。

訪談者：嗯，OK。非常謝謝妳接受我們的訪問。

受訪者：呵呵！

訪談者：謝謝。

受訪者：謝謝。